

麦黄时节

■ 谢泽雄

立夏刚过，老陈心里就更加不空起来。夫妻二人打理的一个蔬菜门市，有时不得不交由妻子一人打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今年收不到理想的高山小麦，明年的甜麦酱将无以为继。

“又不挣钱，卖点别的不行吗？”每年这时，妻子都会如此抱怨。

“不行！我得对得起这么多年来信任我的老客户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”老陈的回答也不转弯。

要说老陈为何对甜麦酱情有独钟，这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老陈曾对我说过，七八岁时，有一次春节他随母亲去外婆家走人户，桌上的回锅肉特别香，于是他就忘了规矩，不由自主地把筷子又伸进了菜碗里，结果被母亲用筷子敲了回来：“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？”

20世纪70年代，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。我所居住的小镇上，居民的猪肉都是要凭票供应的，一年吃不上几回肉。老陈说，那回锅肉真是香啊！那种沁人心脾的香，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回甜，让人终生难忘。后来，他才知道那是加了甜麦酱炒的，因为母亲从外婆家带回了一小罐甜麦酱，只要是吃肉，都要加甜麦酱。

说起甜麦酱，我也印象深刻。小时候家里没菜时，就用甜麦酱拌着吃。父母给我一分钱或两分钱，我就到斋铺（专卖佐料的国营店铺）买上一小勺，总比盐米汤泡饭好吃多了。

一次闲谈中，我问老陈：“你是哪个想起要来做这个甜麦酱生意的呢？”

“哎……”老陈长叹一声，眼里似乎就有了点湿润，“说来话长。”

其实，话也不长。简单归纳起来就是：外婆在世时，担心自己过世后老陈吃不到甜麦酱了，就把制作甜麦酱的手艺传给了母亲。母亲在世时又把手艺传给了老陈。

“外婆说，甜麦酱要选上等的小麦，晾晒时间一定要够，味道才出得来。”母亲临走时最后交代老陈，“都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老陈站在母亲的病床前不住地抹眼睛。

回忆过去，让老陈有些伤感。我说：“现在好像农村都不怎么种麦子了，你做甜麦酱的麦子是从东北来的？”

“要不得。”老陈咧开他的厚嘴唇憨态可掬地笑了笑，脑壳摇得像拨浪鼓，“东北麦子与本地麦子有差别。我试过一回，不是那味。”

“成本低啊。”我提示老陈，做生意嘛，追求利润无可厚非。

“成本再低我也不做。”老陈态度很坚决。

“梁平坝上没人种麦子了啊！”我强调现实情况，“你的麦子从何而来？”

“老谢啊，你这个读书人就有所不知了吧。”老陈得意地“嘿嘿”笑两声后，接着说，“梁平的柏家、福禄山上有啊，而且质量比坝上的好。”

老陈到底是个生意人，做一行爱一行。诚信为本，货真价实。难怪他的甜麦酱能远销川东地区，甚至湖北等地。

老陈是如何将自制甜麦酱做出了名声的呢？得到的回答是，别人瞧不起的，只要是生意老陈都做。有时，明知是亏本生意也做。刚开始有很多人来找这种甜麦酱，老陈就把自己家的送一小罐给人家。人缘好了，出主意的人就多。有人建议老陈多做点，他们来买不说，免费宣传，还带人来买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名声就传开了咯。

我问老陈：“甜麦酱好做不？”老陈一撇嘴告诉我说：“相当麻烦！”于是，我方知其“产业链”——求人种麦子，承诺高于市场价收购，无论多少；筛选杂物，浸泡蒸煮，晾晒磨面，瓦缸盛装，自然发酵时间不得少于九九八十一天；白天纱布隔离日光照射，定时搅翻；晚上把所有的瓦缸移进房内。最后，老陈眉毛胡子堆成一坩地说：“你试嘛不麻烦嘛！”

如此说来，有人背后说老陈是个“憨包儿”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听说如今老陈已在新城工业园区租了一个场地，要把甜麦酱做大做强，还以外婆的姓名，为甜麦酱注册了商标，下一步就是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你该吃得头痛粉了。”我不无揶揄地说。

“啥子意思？”老陈一头雾水。

“我说你脑壳发热。明知劳命伤财，你居然还加大了投入。”面对这个“憨包儿”，我只好明说了。

“老谢啊，你不懂。”老陈把手一摆。

“我不懂？”这回轮到我一头雾水了。

“我不能让外婆这个手艺在我这里失传！”老陈移开目光，假装看向天花板，“甜麦酱在，外婆就在，母亲就在。”

“哦——”我顿时明白了。甜麦酱对别人来说仅是产品，而对于老陈来说，是记忆是情怀，是怀念了。

明天，老陈就要出门，去看看山里麦子的成色怎样。

老陈是谁？梁平仁贤街道北门农贸市场，菜贩陈永平也。



初夏（油画）

奉钦澜

桃源深处有花田

■ 李立峰

第一次知道酉阳花田的名字，是从朋友们口中得知的。而花田最著名的风景，就是花田梯田。

重庆也有梯田？带着这份好奇，当时我就打开了手机，搜索花田梯田，那是宛若哈尼梯田一般的人间仙境、金色田园。

没想到，人生兜兜转转，我居然就有了一个机会走进花田，去一赴心中的桃源。

一路穿山越岭，过菖蒲盖大草原，终于抵达花田云上，一处建在悬崖绝壁的平台。

这是山间的高处，天很高，地很阔，一个个山包如同起伏的波浪。山间如此的辽阔，足以把视线和身心安放。就像当年李白在摩围山远眺，写下了“摩围山下月，明月峡中生”的光景。

山下，像一个巨大的盆地，花田梯田就在斜坡上安卧。就在我试图辨清它的时候，老天感动得流了泪，洒下一场纷纷扬扬的雨。不大不小，恰好够在山间升腾起一团团云雾。

站在花田云上，看着眼前的云海，几乎就是一个沸腾的云的火锅。云雾跳啊，笑啊，闹啊，狂欢着，拥挤着，争先恐后着，把远山和近树装扮得仙气十足。

我踩在一朵朵云团之上，如同腾云驾雾而来的人，体验了一把身为神仙的奇妙。那隐在云雾之下的梯田，终究未能一见。我猜，它还没有准备好见我；而我也还没有酝酿好心境，准备好抒情。

这世间的相遇都是冥冥中的注定，无论是人，还是风景。当缘分到了，也就见了。之后，是漫长无期的别离。但你知道，彼此的生命已经有了呼应与羁绊。

这天地间的清新唯美，云雾间的影影绰绰，不是桃花源又是什么？

天地有大美。终有一日，它会轰然绽放在你的眼前，猝不及防，亦不设防。

我为红球坝写赋

■ 赖永勤

母城渝中承载着深刻的抗战记忆，其中，位于大溪沟街道的马鞍山红球坝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何故？因为红球坝地名的来历，直接与抗战有关。

2017年，我受大溪沟街道的委托创作《红球坝赋》。在此之前，我对红球坝多多少少有些认识，但还处于“一鳞半爪”的程度。当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，深知必须对红球坝的来龙去脉做进一步详细了解，才能够对得起这份不一般的创作任务。

因为红球坝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毗邻，我首先咨询了时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先生，接着又咨询了著名文化学者何智亚先生。程武彦先生从抗战史的角度，何智亚先生从建筑史的角度，为我进行了详细的解答。

两位专家还为我推荐了一些书籍，让我进行进一步的查阅。经过咨询专家和查阅史料，我终于搞清楚了红球坝的来龙去脉。

据记载，抗战期间，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，重庆设立了防空指挥机关，并在马鞍山建立了抗战防空警报地，通过红色绢质气球的升降，来进行空袭警报：其中1枚为预报，表示日本飞机将进行轰炸，提醒市民尽快做好进防空洞的准备；2枚为紧急警报，提醒尽快进入防空洞；3枚为轰炸已经开始，禁止市民在任何地段通行走动。从此，市民只要看见马鞍山升起了红球，便习惯性地惊呼：“红球又升起来啦，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啦！”久而久之，人们把这里称为“红球坝”，一直沿

因此，当朋友遗憾地告诉我，看不到花田梯田时，我却异常兴奋地告诉他，雨天有雨天的景致。云海中的梯田，藏起来害羞的模样，犹如琵琶半遮面，花未开时月未圆，才是最美的风景。

沿着花田云下的山道向下，来到何家岩村。雨中，灰墙黛瓦的古村落徐徐展开它的芳容。

村口是一个非遗产品店，出售“花田喜事”四大产品。村支书告诉我，“花”就是花田油茶，“田”就是花田贡米，“喜”就是花田蜂蜜，“事”就是花田贡茶，都是花田特产。

见到外人来，店主却远远地躲在了门外。免了推销的顾虑和盯梢的烦忧，大可自在地看，自在地聊。

那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是一座与世无争的山村，山民淳朴得像花田的泥土。

出了小店，我就走不动了。迎面是一处起脊的瓦房，足足有好几丈，正中屋脊上是一个“山”字形的装饰，两侧是飞檐。正屋两端，并不是山墙，而是斜下来的偏房，让整个建筑呈现一个宝盖头，正是“家”这个字的具象。

“你真有眼光，这是我们何家岩村最先富起来的人家！”就在我拍摄此处宏大建筑时，村支书告诉我，“这家人在东北创业，致富后不忘反哺家乡，每季度回家一次，看望老母亲的同时参与村上建设，成为新乡贤之一。”

村里的人多姓何。眼前的何家大屋，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，依然保存完好。只是在屋檐雨水滴落的地方，长出了一道道嫩绿的青苔。一株蒲公英正在雨中高举着花伞，它的孩子将在雨后的第一缕清风中飞向远方，就像屋檐下的何家子弟。

四四方方的院子，安放着老家与乡愁，安放着童年与青春。在这样的房子面前，几乎所有的人，都能一眼千年，一眼故乡。而村子里，这样的宅子很多。房前屋后，养花种菜。花椒、香椿、柿子树、李子树……叶片上闪烁着明亮的光，仿佛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我想，这么美好的地方，定人杰地灵，定卧虎藏龙。于是，我把呼吸调整到轻柔频道，连脚步也一并放轻了许多。

迎面走来的是一个广场。两架高高的水车立在中央，转动着山村的晨昏。左边是一溜民宿，右边是村史馆。在院坝里抬头望，万丈绝壁，直耸云天。整个何家岩村，像安放在一个巨大的摇篮里。

“我们这一代何家岩人是很享福的，但是我们的祖先就造孽了。”在村史馆的讲解中，我知道，先民们安居何家岩是为了躲避战乱。从唐朝起，山民就来到这四面环山、易守难攻的地方，取木建寨，开荒垦田，经过世代代的生生不息、瓜瓞绵绵，形成了“村以姓得名、寨依岩而生、田以梯为形、民以耕为乐”的生活场景。

听上去是一个美好的故事，然而故事总有另一面。尽管何氏族人披荆斩棘、风雨兼程，披星戴月，千百年来，何家岩人却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。

所幸的是，这样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改变何家岩村人命运的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。

山路修通了，山村与山外的世界连接了起来；产业发展了，苗绣工坊、临崖咖啡厅、明德书院、会议中心、高端民宿，在村里遍地开花。本地人才也纷纷回到了村里，建设家乡。

昔日的“穷吾界”变成了“金窝窝”，“茅草棚”变成了“黄金屋”。这里，呈现出“心中有个桃花源，桃源深处有花田”的美好景象。

村史馆后面，是一家苗绣工坊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廊檐上绣香包。

我上前问好，老人笑意盈盈。看上去，她有七八十岁了，正在用一针一线绣香包。香包是黄色的，扇贝大小，看上去很精致。里面，装的是碾碎的艾草。我拿起来闻了闻，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提神醒脑，清新怡人。

“这样的香包好不好卖？”我问道。

■ 白志勇

夏日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操场，把孩子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毕业季的风一吹，那些平日里在跑道上横冲直撞的小伙伴们，忽然就安静了下来。

南川区隆化三小的毕业典礼，在我看来，更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——不是告别学校，而是告别童年的某一部分。

362个孩子，362种性格，六年前还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不点，如今却已经能挺直腰板，在镜头前摆出大人的模样。

梁浩成，是六年级七班出了名的“话痨”。体育课上，他的嘴巴永远比他的腿跑得快。

“梁浩成！集合了！”“梁浩成！别说话了！”“梁浩成！你这次真的过分了！”

六年里，我喊他名字的次数，大概比喊我自己儿子的还多。

可毕业那天，他站在台阶上，踮着脚冲我挥手：“白老师！这儿还有个位置，你快坐！”

我愣了一下。那个总被我批评的男孩，此刻正咧着嘴笑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像是终于等到了某个重要的时刻。

原来，他记得。原来，那些我以为他左耳进右耳出的唠叨，他其实都听进去了。

李佳玥，是我们女子足球队的队长。两年前，她还是个摔一跤就要哭鼻子的姑娘，现在却能带着全队在区赛里杀进决赛。

决赛那天下了大雨，场地泥泞得像个沼泽。她在带球突破时摔倒了三次，球衣上全是泥，可每次爬起来，她都会先抹一把脸，再回头冲队友喊：“别停！继续！”

比赛结束后，我问她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拼？”她指了指看台：“我弟弟在那儿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观众席上坐着个小男孩，腿上打着石膏，却笑得比谁都灿烂。

“我想让他看看，他姐姐有多厉害。”李佳玥说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体育课教的从

老人告诉我，她不用卖，只负责做，有年轻人在网上直播售卖。这样的香包供不应求，很多客人下单后知道做不赢，还留言可以等、慢慢做。

是的，慢工出细活。这大山深处的苗绣，绣的不是工艺，而是山里的时光，生命的年轮。香包自有山野的风、民族的光、时光沉淀的美好，自然大受欢迎。

村支书告诉我，这样的绣工，村里有好几个，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七八十岁的老人，都有。而这，只是村里产业的一个缩影。

走到一户人家门前，门口的几块牌子吸引了我——重庆市美丽庭院、酉阳县传统民居、最美家庭、书香家庭、乡村振兴信用户……排成一溜挂在木制的山墙上。

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得享如此美誉？就在我打量时，主人家走了出来，热情地邀请进屋品茶。宽大的临街房里，十几人正围坐在几张木制方桌边喝茶。

男主人看上去有五六十岁，个子不高，却很热情。聊天的时候，一直笑得合不拢嘴。原来，当天是他儿子回家探亲，亲朋好友一道前来相聚。他这个儿子已经是大校级别。这也正印证我的那句话——何家岩村，卧虎藏龙。

老人说，他感恩党和政府，让何家岩村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们恭喜他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，祝福他健康长寿。他的儿子也表示，自己会不忘家乡，尽己所能，把何家岩村建设得越来越好。

保存完好的何家岩，让飞出山村的游子，心系之，情牵之，魂绕之。同时，也能更加放心地在外打拼，施展抱负，回报社会，建功立业。这，恰恰是家乡与游子的双向奔赴。

雨已经住了。路遇一位保洁大妈，村支书打招呼说，唱一首山歌嘛？大妈羞涩一笑，张口就来。她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头听，山歌在山谷中回荡，仿佛走在一段电影镜头中。

乘车离开，回望绝壁之下的何家岩。起初，还能看到一栋栋错落有致的老房子。再后来，村落就掩映在苍翠的林木间，与大山融为了一体。再后来，何家岩就是一抹青绿，一缕流动的晕染，一幅在心头氤氲着乡愁与诗意的画卷。

来不只是跑步和踢球，而是怎么在泥泞里，依然能笑着往前冲。

殷殷硕，是篮球队里最高的男生，却偏偏爱穿一双亮粉色的篮球鞋。

“白老师，你不觉得这颜色很酷吗？”他曾经问我。我皱了皱眉：“男孩子穿粉色，不太合适吧？”

他没说话，只是撇了撇嘴，继续穿着那双鞋训练、比赛，甚至在毕业演出时，还特意搭配了一双粉色袜子。

毕业那天，他塞给我一个面包：“白老师，给你。”我故意逗他：“你不喜欢的才给我？”他急了：“才不是！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！”

我接过面包，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固执有点可笑。

一双鞋的颜色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如果他能穿着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投进漂亮的三分球，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干涉？

毕业典礼的最后，全校一起合唱《少年》。

有的孩子哭了，有的孩子笑着拥抱，还有的举着相机，想把每一个老师、每一处角落都装进镜头里。

我站在操场边缘，看着他们。

六年前，他们像一群刚破土的小苗，歪歪扭扭地站在起跑线上；六年后，他们已经长成了不同的样子——有的挺拔如松，有的柔软如柳，有的像野草一样肆意生长。

而我，只是一个在操场边播种的人。风一吹，种子就散了。

可我知道，如同蒲公英一样，无论落在哪里，他们都会生根、发芽，然后长成属于自己的模样。

就像梁浩成会记得“白老师说过要挺胸抬头”，李佳玥会带着弟弟的期待继续奔跑，殷殷硕会穿着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投出更远的三分球。

而我，只需要站在风里，等下一群小苗破土而出。